

马瑞芳说聊斋

聊斋

马瑞芳

著

作家出版社



马瑞芳教授说『聊斋』 解说人生百态

1207.419/6

2007

马瑞芳说

聊文而

马瑞芳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马瑞芳说聊斋/马瑞芳著 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
2007.8

ISBN 978 - 7 - 5063 - 4078 - 6

I . 马… II . 马… III . 聊斋志异 - 文学研究
IV. I207.41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21611 号

马瑞芳说聊斋

作 者：马瑞芳

责任编辑：王宝生 韩 星

装帧设计：薛 磊

出版发行：作家出版社

社 址：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：100026

电话传真：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 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 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：zuojia@zuoji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ia.net.cn>

印刷：北京京北制版厂

成品尺寸：168 × 240

字数：240 千

印张：15.25 插页：3

印数：001 - 20000

版次：2007 年 8 月第 1 版

印次：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4078 - 6

定价：25.00 元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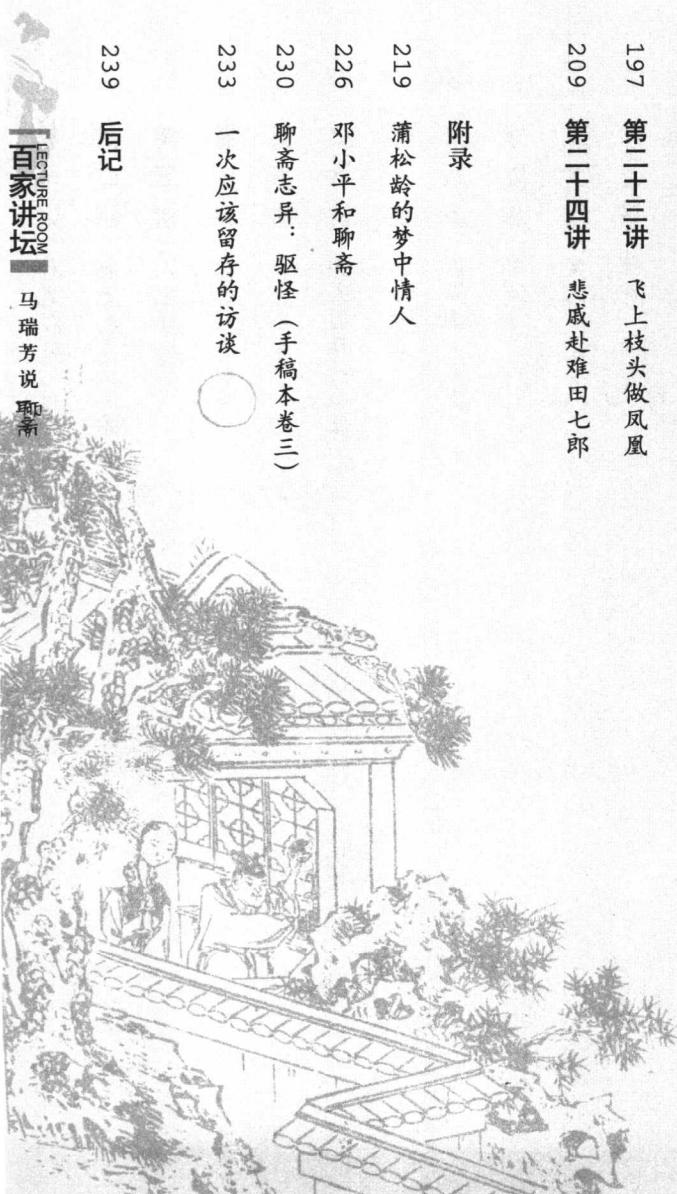
作家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，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 录

C o n t e n t s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|
| 1 第一讲 神鬼狐妖的魅力 | 9 第二讲 刺贪刺虐说聊斋 |
| 19 第三讲 人鬼情未了 | 27 第四讲 苦行僧蒲松龄 |
| 35 第五讲 聊斋志异的女性（上） | 43 第六讲 聊斋志异的女性（下） |
| 51 第七讲 狐狸精（上） | 59 第八讲 狐狸精（下） |
| 67 第九讲 鬼（上） | 75 第十讲 鬼（下） |
| 83 第十一讲 花妖 | 91 第十二讲 精灵 |
| 99 第十三讲 仙 | 109 第十四讲 梦 |
| 117 第十五讲 惊世骇俗说细侯 | 127 第十六讲 自食便液韦公子 |



- 
- 137 第十七讲 挣脱牢笼云翠仙
147 第十八讲 懒汉致富说王成
157 第十九讲 独撑家业说细柳
167 第二十讲 人生启蒙说书痴
177 第二十一讲 女扮男装奇巾帼
187 第二十二讲 向果化虎好壮士
197 第二十三讲 飞上枝头做凤凰
209 第二十四讲 悲戚赴难田七郎

附录

- 219 蒲松龄的梦中情人
226 邓小平和聊斋
230 聊斋志异：驱怪（手稿本卷三）
233 一次应该留存的访谈

239 后记

第一讲



神鬼狐妖的魅力

康熙十八年《聊斋志异》初步成书时，蒲松龄写了《聊斋自志》，说：“才非干宝，雅爱搜神。”这八个字，恰好说明志怪小说从雏型走向成熟的历史过程。干宝是东晋历史学家，他的《搜神记》是志怪小说，因此干宝被叫作“鬼之董狐”，给鬼写历史的人。干宝的《搜神记》和据说陶渊明所作的《搜神后记》等大约三十多部汉魏小说，是志怪小说童年期的作品。经过唐传奇发展，到了鲁迅先生称为“拟晋唐小说”就是按魏晋小说和唐传奇的路子创作的《聊斋志异》，志怪小说达到顶峰。

“志怪”两个字最早见于《庄子·齐物论》：“齐谐者，志怪者也。”所谓“志怪”，就是写非常之人，非常之物，非常之事。用现代文艺

孝城隍

人
生
百
行
孝
為
先
明
義
開
宗
第
一
篇
注
涕
陳
情
子
假
日
歡
承
萱
草
喜
延
年



孝城隍

理论术语来说，就是创造超现实的他界，而且把它们当作现实世界来描写。超现实的他界有三：神界和神仙形象、幽冥界和鬼魂形象、妖界和妖魔形象，我们从这三方面看聊斋神鬼狐妖的魅力。

一、先看仙界。

在古代小说家笔下，仙界存在于天界，存在于海底龙宫，存在于深山洞府，是不老不死的乐园。那里有奇树珍果，香花瑶草，美人仙乐，玉液琼浆，有永远的享乐和永恒的生命。《汉武故事》写西王母和汉武帝相会，汉武帝向西王母求不死之药，西王母说：不死之药是有的，中华紫蜜、玉液金浆都是，但汉武帝欲念尚存，不能给。西王母给他几个好吃的桃子，汉武帝吃完留下桃核，西王母问：做什么？汉武帝说：自己种。西王母说：这桃三千年一熟，你种不了。

仙界一瞬间，人间若干年，是传统的时空概念。有个叫王质的进深山砍柴，看到两人下棋，停下观看，过了一会儿，他惊讶地发现，自己的斧头柄像经过几百年风霜的朽木，完全腐烂。等他回到山下，已经见不到自己同时代的人。

在人神交往中，神和人恋爱渐渐成为主唱，《搜神记》里的《董永妻》，是比较早的人神恋爱，至今《天仙配》故事盛演不衰。“愿作鸳鸯不羡仙”是仙凡恋爱的最常见的模式。

到了《聊斋志异》里，仙界除了天界、龙宫、深山洞府之外，还经常出现所谓“点化”的仙境，人不需要寻仙，尘世就是乐土，仙乡就在现实中。《巩仙》写尚秀才和情人惠哥被亲王拆散，道士的宽袍大袖变成光明洞彻的房屋，让他们在里边幽会并生儿子。蒲松龄诙谐地说，在道士袖子里既冻不着也饿不着，还没人催税，“老于是乡可矣”。天上仙女蕙芳嫁给青州城里货面为业的马二混，把马家的茅草房点化成画梁雕栋的宫殿，把马二混身上的粗布衣服点化成华美的貂皮裘衣，吃饭时，仙女的侍女拿出从天上带来的皮口袋一摇，一盘一盘珍馐佳肴，热气腾腾地拿出来，好像皇帝老儿的御厨房在此。

聊斋仙女有平民色彩，她们跟凡人成亲，养儿育女，为夫君道德完善恪尽职守，追求道德完善、追求真正幸福，《翩翩》是代表。男主角罗子浮本是个浮浪子弟，他在金陵嫖娼染上一身恶疮，被妓女赶出来，沿街乞讨，浑身恶臭，谁见他都像躲避瘟疫一样跑开。他没脸回家乡，就在他眼看要变成他乡饿殍时，在一个山寺遇到个容貌若仙的女子，名叫翩翩，翩翩收留他，让他住进自己的山洞，让罗子浮用山上的溪水洗浴。罗子浮洗浴后，恶疮很快结痂脱落。山泉洗恶疮，这是个很有象征意味的细节。翩翩剪下芭蕉叶给罗子浮做衣服，罗子浮怀疑，芭蕉叶还能穿？结果，穿到身上变成了绵软的绸缎。翩翩又把芭蕉叶剪成饼的样子，说

它是饼，果然就是饼；剪成鸡和鱼的样子，说它是鸡和鱼，真是美味的鸡和鱼。山涧里的溪水倒到瓮里，变成总也喝不尽的美酒。罗子浮在白云悠悠的山洞安顿下来，恶疮刚好，他就向翩翩求爱，翩翩并不嫌弃他，两人感情很和美。但是罗子浮好了疮疤忘了疼。翩翩的女友花城来祝贺新婚，罗子浮见花城长得漂亮，产生邪念。三个人一起喝酒时，他假装到地上捡东西，捏花城脚。花城和翩翩都是仙女，对罗子浮的鬼花样两个人洞若观火，但都不动声色，花城像没事人一样笑笑，一点儿也不大惊小怪，翩翩更是置若罔闻。罗子浮做贼心虚，心神不定，突然，他发现身上冷飕飕的，原来他的衣服都变成了秋叶，他赶紧收敛邪念，秋叶又回复成绵软的锦衣。这是个带有哲理性的细节，邪念产生，锦衣变成秋叶；邪念消失，秋叶变成锦衣，真是善恶一念间，苦乐自不同。接着两个仙女对罗子浮来了番善意嘲笑，花城说他行为很不端正，如果遇到个醋壺娘子，早就气得跳八丈高了；翩翩说他是薄幸儿，应该让他冻死。翩翩说完也就算了，并没有为难罗子浮。罗子浮在山洞住的时间长了，天冷了，翩翩收下天上的白云给罗子浮絮成温暖的棉衣。他们有了儿子，儿子长大后，跟花城的女儿结婚。罗子浮这个浮浪子弟在仙女翩翩的影响下，成了一个有家庭责任心的人。当他归乡给叔父养老时，翩翩扣钗而歌给他送行：“我有佳儿，不羡贵官；我有佳妇，不羡绮纨。”翩翩清高淡泊的生活态度教育了罗子浮，成全了罗子浮。

云萝公主下凡嫁给书生安大用，她回天宫三天，安大用在人间三年，参加科举考试得了功名，向回家来的云萝报喜，云萝很不高兴地说搞这些无用无聊的事情做什么？“无足荣辱，止折人寿数。三日不见，入俗障又深一层矣。”

自诩“中原才子”的王勉目中无人。他来到仙人岛，少女芳云和绿云对王勉嬉笑嘲谑，每当王勉夸耀自己的文才时，她们都巧妙地加以嘲弄，王勉跟芳云结婚后，发现芳云知识渊博，他终于知道山外有山，明白自己是井底之蛙。

前人小说里的观世音总是手执柳枝，点洒几点救命水，到了蒲松龄的《菱角》里边，观世音变成了凡人的母亲，在人间吃苦耐劳，亲手给儿子做衣服和鞋子。真正成了跟黎民大众共甘苦的平民观音。

前辈作家创造了星汉灿烂的神仙世界，蒲松龄让紫气仙人向人间回归。

二、再看幽冥世界和鬼魂。

先秦典籍《左传》、《庄子》、《吕氏春秋》早就写到鬼，前人认为，人死为鬼，鬼形成阴界。人死为归，灵魂归泰山，泰山神下边有若干管理机构。等到佛教传入中国，佛教化地狱概念和中国传统鬼故事结合，阴世有了更完整的结构，有形形色色的鬼，有各种鬼故事。《搜神记·吴王小女》写吴王夫差的女儿紫玉跟平民

子弟韩重相恋，夫差不同意，紫玉郁闷而死。韩重祭墓，紫玉出来邀请韩重进墓，结为夫妻。韩重拿着紫玉送的明珠见吴王，夫差认为韩重是盗墓者而且诬蔑他的女儿，要治罪，紫玉出现在吴王面前，说明前因后果。吴王夫人听说，出来拥抱女儿，紫玉像烟似的消失了。从汉魏小说开始，爱情有使死人复活，枯骨再生的力量，小说家喜欢写人鬼恋，写死而复生。

聊斋女鬼演出一幕幕缠绵的爱情故事。比如，喜爱诗歌的少女连琐十七岁夭折，连续二十年深夜荒郊苦吟“玄夜凄风却倒吹，流萤惹草复沾帏”，杨于畏给她续上“幽情苦绪何人见，翠袖单寒月上时”，两人相爱，连琐复活；但聊斋的人鬼恋故事比六朝小说更有思想内涵。《梅女》写一个叫封云亭的人，外出时住到一个房子里，看到墙上有女人的影子，皱着眉头，伸着舌头，脖子上套着绳索，是吊死鬼。这吊死鬼大白天从墙上走下来，请求封云亭把房梁烧掉，那样她就可以在泉下得到安宁。封云亭把看到的情况告诉主人，主人对他说，十年前这房子是梅家故宅，夜里进来小偷，被梅家的人抓住送到官府，官府审案的典史收了小偷三百铜钱，就说，这个深夜逾墙入室的人不是小偷，是梅女的情人。梅女受到极大污辱，气愤地吊死了，梅家夫妇也相继死去。封云亭出钱烧了房梁，梅女来感谢他。封云亭想跟她谐鱼水之欢。被拒绝。梅女说，我如果这样做，生前被诬陷的罪名就洗不掉了。梅女给封云亭介绍个鬼妓。后来地方上的典史也来找封云亭，说他的老婆死了，他很想念她，能不能帮忙在阴世找找她？封云亭把鬼妓叫来，想让鬼妓给问一下。鬼妓一到，原来正是典史的妻子！典史拿巨碗砸过去，鬼妓消失，来了阴间妓院的老鸨，对典史破口大骂：你本是浙江一个无赖，拿钱买了个典史小官，都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，你做官有什么清白？哪个人袖筒有三百铜钱，你就当他是你亲爹了。你贪赃枉法搞得神怒人怨，你死了的爹娘哀求阎王，情愿把媳妇送到阴司的青楼代你还债！梅女出来，用长簪刺典史，典史狼狈而逃，回到寓所一命呜呼。梅女自杀后已经托生到一个孝廉家做女儿，因为前世冤情没得到申雪，梅女的魂灵留在阴世寻找报仇的机会，再世为人的孝廉女是个整天伸着舌头的傻子。梅女报仇后，封云亭娶傻女为妻，梅女灵魂回归，傻女成了聪明的美女。梅女这个爱情故事里蕴含深刻社会内容，人不能做的事，鬼做了，痛快淋漓，大快人心。

聊斋鬼故事奇想奔驰，现实生活中异想天开的事，幽冥世界唾手可得。读书人朱尔旦跟朋友打赌，深夜到十王殿把面目狰狞的判官背出来，而且开玩笑地说：请判官有空时到家里来玩。判官果然来了，跟朱尔旦成了好朋友。朱尔旦写文章总写不好，陆判断定，这是因为朱尔旦“心之毛窍塞矣”，趁朱尔旦熟睡的时候剖

开他的肚子，一条一条整理，再从阴世千万颗心中挑了颗聪明的心给他换上，朱尔旦从此下笔千言。他得陇望蜀，要求陆判给自己不够美丽的妻子换个头，陆判果然找来个美人头，趁着朱妻酣睡的功夫，切瓜一样切下她的脑袋换上。朱尔旦妻子第二天醒来，发现自己变成了画中人，只不过脖子上有条淡淡的红线，脸面跟颈部肤色略有不同。头颅移植，现代医学至今不能解决的难题，三百年前在聊斋先生笔下易如反掌。

幽冥世界的社会组织、伦理道德、人和人之间的关系，经常是对现实社会的模仿。人到阴世受审，受罚，打官司，因果报应是阴间律法的中心。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

蒲松龄还天才地把仙乡和鬼域组合在一起，创造了著名的聊斋故事《罗刹海市》。美男子马骥弃儒从商泛海来到“大罗刹国”，“罗刹”是梵语的“恶鬼”，成了国名，意味深长。罗刹国以貌取人，以丑为美，越丑官越大，宰相长着三个鼻孔，两个耳朵都像牲口一样背生。官位低一点就丑得差一点，长得多少像个人样的人，穷得吃不上饭。俊美的马骥在罗刹国成了最丑的人，人们看到他就吓跑了。当马骥以煤涂面作张飞时，罗刹国的人惊叹：你原来那么丑现在这么漂亮，“何前媸而今妍也”，推荐他做官。马骥不愿意易面目求荣显，退隐回山村，跟村民一起去海市，遇到龙宫太子，带他到龙宫。马骥大展雄才，一首赋使他文名遍四海，飞黄腾达，做了龙宫驸马，经常跟美丽贤慧的龙女在龙宫玉树下诗词唱和。罗刹国黑石为墙、以丑为美，龙宫晶明耀眼、重才爱贤，两个截然不同的地方，通过同一个人物在不同国度的遭遇，批判黑白颠倒的现实社会。蒲松龄在篇末的“异史氏曰”说了一段话，“异史氏曰”是蒲松龄对司马迁《史记》篇末“太史公曰”的模仿。蒲松龄说：“花面逢迎，世情如鬼。嗜痂之癖，举世一辙。”社会上的人都用假面迎合世人，世情像鬼域一般的阴冷。人们都喜欢坏的东西，一个人以正人君子的面貌在社会出现，不被你吓得逃走的人，就很少见了。你就是连城美玉，也找不到鉴赏你的人。大罗刹国和海底龙宫，是幻想，但影射黑白颠倒，美丑不分的活生生现实，蒲松龄把深刻社会现实巧妙地包容在神鬼狐妖形式之中，产生了强烈的艺术魅力。法国汉学家克罗德·罗阿说：《聊斋志异》是世界上最美的寓言。

三、再看妖界。

凡是人类之外的动物、植物、器物变化成人，或者虽然没变化成人却能像人一样说话，跟人交往，就叫妖精。这是妖精的宽泛定义。孙悟空常说，捉个妖精耍子。其实孙悟空也是妖精，猴妖。妖和人的交往是《聊斋志异》的重头戏。

六朝小说已有各种各样的妖出现，《搜神记》写张福在湖上遇到一个驾小船的

美女，跟这位美女住到一起，把美女的小船系到自己船后边，半夜醒来，发现怀中美女原来是一只扬子鳄，美女的小船是段烂木头；《幽明录》写“三魅惑新娘”的故事：蛇传话，龟做媒人，扬子鳄来做民间少女的新郎。到了《聊斋志异》，千姿百态的精灵都来和人交往。她们出现在小说里的时候都是美丽多情的女性，紧要关头，突然变了，成了大自然某一类精灵。比如《阿英》，甘珏路遇美少女阿英，阿英说：令尊跟我有婚姻之约，甘珏说：我不知道。回去问哥哥，哥哥也不知道，但哥哥发现阿英很不错，就让甘珏把她娶回家。甘家的人发现阿英特别懂事特别会说话，还有分身法，既在这边陪着嫂嫂喝酒，又在那边陪着甘珏聊天，甘家的人害怕了，一再追问，阿英化成鹦鹉飞走了。原来，甘珏的父亲养过一只聪明的鹦鹉，喂鸟时，四五岁的甘珏问：饲鸟何为？父亲就开玩笑说：将以为汝妇。鹦鹉认为，这就是婚姻之约，来给甘珏做媳妇。

鲁迅先生说聊斋“花妖狐魅，多具人情”“和易可亲，忘为异类”，蒲松龄写人和大自然的谐和，写人和包括狼虫虎豹在内的生物和睦相处，可以算中国最精彩的“绿色环保”小说。

在前辈作家的妖精体系里，狐渐渐成为最显赫的角色。在神话传说里，大禹的夫人涂山氏就是九尾白狐。聊斋《青凤》里的狐叟自称“涂山氏后裔”。蒲松龄写得最多、最精彩的“妖精”，是狐妖。而婴宁是最成功的狐仙形象。

在古代小说里，哭得最美的是谁？红楼千金小姐林黛玉，什么情况下都能哭，哭得花瓣为她落地，小鸟飞走不忍听。笑得最美的是谁？聊斋狐女婴宁。婴宁爱笑，无拘无束地笑，无法无天地笑，连结婚拜堂她都笑得不能行礼。婴宁是古代小说里笑得最开心的姑娘。她把封建时代少女不能笑，不敢笑，不愿笑，甚至于不会笑的条条框框都打破了。那时的女人只能“向帘儿底下，听人笑语”，只能笑不露齿，笑不出声，否则就是有悖纲常，有失检点，不正经。而婴宁，她面对陌生男子，毫无羞怯地笑，自由自在地笑，任何场合都可以笑，真是任性而为，一切封建礼教对她都不过是春风吹马耳。婴宁生活在“乱山合沓、空翠爽肌、寂无人行、只有鸟道”的深山，她没受过封建礼教的毒害，没受过世俗社会的污染，她像野花一样烂漫，山泉一样清澄，山鸟一样灵秀。婴宁爱花。人们常说，马上看将军，花间看美人。古代文人爱用花写女性。崔护“人面桃花相映红”，李白“荷花羞玉颜”。蒲松龄让花自始至终左右着狐女婴宁，甚至花决定她的命运。婴宁一露面，捻梅花一枝，容华绝代，笑容可掬。她看到王子服对自己一个劲地盯着看，笑吟吟地说了句“个儿郎，目灼灼似贼。”大大方方地把花丢到地上，跟丫鬟有说有笑地走了。婴宁似乎无意的丢花，其实丢的是爱情信物。王子服捡起花，害了

相思病，怀里揣着花，千方百计寻找捻花人。婴宁再露面，执杏花一朵，她爬到树上摘花，看到王子服，哈哈大笑，差点儿从树上掉下来。王子服拿出珍藏的花给婴宁看，婴宁说：“枯矣，何留之？”王子服说，他保存花是为“相爱不忘”。婴宁说：这好办啊，等你走的时候，让老奴把园中花折一巨捆负送之。王子服说：我非爱花，爱捻花之人，并进一步表白，这种爱不是亲戚间的爱，而是夫妻间的爱。婴宁问：“有以异乎？”夫妻之爱和亲戚之爱有什么区别呀？王子服回答：“夜共枕席耳。”婴宁低头寻思许久，回答：“我不惯与生人睡。”婴宁竟然说出这样的话，表面看，她憨极了，简直是个傻大姐，实际上她狡黠得很，“憨”是聪慧的隐身衣，婴宁假装不懂王子服的爱情表白，是为了让他把爱情表达得更热烈，更赤诚。她说折一巨捆负送之，就是让王子服进一步把爱捻花之人的话说出来，婴宁还把“大哥欲我共寝”这句话，当着王子服的面说给母亲听，吓得王子服魂飞天外。其实，她说“大哥欲我共寝”的话时，丫鬟出去了，而她母亲是个聋子！听到这个话而且着急得不得了的，只不过是王子服。婴宁是在跟王子服做妙趣横生的爱情逗乐。古代小说爱情描写从没像婴宁这样别致的样式，古代小说人物画廊从未有过婴宁这样的脱俗少女。婴宁是古代文学女性形象笑得最烂漫，最恣肆，最优美的一个。婴宁天真烂漫，是真性情的化身，在三从四德肆虐的社会，能允许婴宁这类人存在吗？不可能，小说结尾，因为婴宁惩罚了轻薄的西邻子，县官都放过了这似乎过分的行为，她的婆母却狠狠教训了她，说她一个劲地笑，大失体统，差点儿要让王家的媳妇到公堂上丢脸。于是，婴宁表示：我再也不笑啦。笑姑娘从此永不再笑！即便特地逗她笑，她也绝不再笑。一个如此纯洁的少女来到如此肮脏的社会，哭还来不及，哪儿笑得出？婴宁是蒲松龄最喜欢的人物，称为“我婴宁”，“笑矣乎我婴宁”是聊斋神鬼狐妖艺术形象的杰出代表。

蒲松龄神鬼狐妖画苍生，人神交往，人鬼交替，人妖转换，驰想天外的志怪，是沧海桑田的人生，花妖狐魅异化为芸芸众生，构成聊斋最和谐的美。《聊斋志异》成为集志怪、神话、寓言于一体的小说宝典。

第二讲



刺贪刺虐话聊斋

《聊斋志异》近五百篇，能不能用两句话概括最重要的内容？能。

郭沫若先生给蒲松龄故居写过一副著名的对联：

写鬼写妖高人一等

刺贪刺虐入骨三分

《聊斋志异》写的鬼妖远远高于其他作家，因为聊斋鬼狐有深邃的思想意蕴和理想的寄托。所谓“刺贪刺虐”，是揭露封建社会黑暗，讽刺鞭挞贪官污吏、贪赃枉法等一切虐害人民的罪行，“入骨三分”是说反映现实的深度。

瘦狼

夢回無計破愁顏
賀客盈門汨獨潸
省識官場真面目
虎狼不必在深山



梦狼

一、我们拿几个著名聊斋故事看看《聊斋志异》描写黑暗吏治，刺贪刺虐的情景。

1、“官虎吏狼”是《聊斋志异》脍炙人口的名句。这话出自《梦狼》。白甲在外边做官，他的父亲白翁（白老头）挂念他，有个素走无常的丁某，也就是能在阳间阴间来回走的人，带了白翁到白甲官衙。白翁先看到官衙门口有一头巨大的狼看门，吓得不敢进，丁某硬把他拉进去，白翁又看到官衙里堂上堂下，坐着卧着，都是狼，这些狼不知吃了多少人，官衙的白骨已经堆成山。白甲看到父亲来了，很高兴，下令备饭，马上有一头巨狼叼了一个人来。白翁吓得浑身发抖，问：这是做什么呀？白甲平淡地回答：“聊充庖厨”，就是“用来当饭吃。”白翁很害怕，辞别了儿子就走，一群狼挡住他不让走。白翁正在进退两难，突然，群狼吓得嗷嗷叫着藏起来，有的爬到床底，有的藏到茶几底，马上来了两个怒目圆睁的金甲猛士。金甲猛士捉住白甲，白甲扑地化成了巨齿獠牙的猛虎。一个金甲猛士要砍掉白甲的脑袋，另一个说，不着急，这是明年的事，先把他的牙敲了。白翁醒了，对这个怪梦很害怕，写了封信，劝导白甲要廉政爱民，派小儿子到白甲那儿看看。小儿子到了白甲的官衙，发现哥哥的门牙全掉了，问怎么回事？白甲说骑马摔的。再问，什么时间摔的？恰好是白翁做怪梦的那天。小儿子把父亲的信拿出来给白甲看，苦口婆心劝告他。白甲不听。弟弟在官衙住了几天，发现不分昼夜，行贿送礼说情的人络绎不绝。整个官衙的人都在千方百计、无孔不入地搜刮民脂民膏。弟弟流着眼泪劝告哥哥不要这样，要爱护老百姓，白甲不以为然地说：“你是个乡下人，不知道做官有做官的妙诀，一个人能不能提拔，不决定于老百姓，而决定于上司。上司喜欢，你就是好官；你爱老百姓，有什么办法让上司喜欢？”没过多久，白甲升了官，可是在他赴任的路上，一群饱受白甲迫害的老百姓把他杀了，还杀掉了白甲身边助纣为虐的衙役。过了一会，有人把白甲救起，说这个人是白老头的儿子，老头还不坏，不应该让他看到这惨状，把这人的脑袋给接上吧。另一个说，这家伙坏透了，把脑袋反着安上。白甲复活后，脑袋朝后，眼睛能看到自己的背，大家都不把他当人看待。让人自顾其后，是个意味深长的细节。《梦狼》是带象征意味的小说，县令化成吃人猛虎，衙役是一群恶狼，官衙以人为食，吃得白骨如山，比喻官场对百姓敲骨吸髓。蒲松龄似乎还担心读者对他的良苦用心不理解，在篇末“异史氏曰”，又把这个怪梦的真实内涵交代得明明白白：“窃叹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，比比也。即官不为虎，而吏且将为狼，况有猛于虎者耶！”天下的官员是吃人猛虎，小吏是害人群狼，已经是十分普遍的现象，比比也，就是到处都是。即使官员本人不是猛虎，他手下的人也都要做吃人的恶狼，何况还

有比猛虎还厉害的。

“官虎吏狼”成为揭露封建社会黑暗现实的经典性概括。

父母官变成了“官虎吏狼”，老百姓跟他们打交道，会出现什么情景？我们再看一个小百姓在一级一级衙门打官司的故事。

2、《席方平》。席方平的父亲是老实人，他跟豪绅羊某有矛盾，羊某死后，向阴司行贿，用酷刑折磨席方平的父亲，害得他浑身赤肿而死。席方平深知父亲为人老实，会在阴世受害，就到阴司帮父亲对付羊某，他到阴司后发现，监狱小吏受贿，日夜拷打父亲，打得两腿鲜血淋淋；席方平大骂狱吏：我父亲如果有罪，自然有王法管他，哪能随便让你们这些死鬼拷打？他写了状子向城隍告状，城隍受贿，置之不理；席方平跑了一百里路，到郡司告状，郡司又受贿，对席方平用刑；席方平再告到阎王那儿，阎王升堂，不问三七二十一，先打席方平二十大板。席方平厉声问：“小人何罪？”阎王装聋作哑，席方平直言不讳：我活该挨打，谁让我没钱呢？阎王恼羞成怒，命令把席方平架上火床，烤得皮肉焦黑，然后再问席方平：“敢再讼乎？”席方平的回答铁骨铮铮，掷地有声：“大冤未伸，寸心不死，若言不讼，是欺王也，必讼！”这么大的冤情得不到昭雪，不会死心，如果说不告是欺骗你，一告到底！气急败坏的阎王下令把席方平锯成两半儿！两个小鬼把席方平夹到夹板上，锯声隆隆锯开了脑袋。席方平觉得脑袋裂成两半儿，但他忍住痛，一声不吭。一个小鬼感叹：“壮哉此汉！”大锯锯到胸前，另一个小鬼说：此人大孝无辜，咱们锯偏一点儿，给他保留一颗完整的心。席方平被锯成两半后，阎王让小鬼把席方平的两半身子推到一起再来审，席方平觉得那条锯缝其痛无比，走了半步就跌倒了。这时，一个小鬼从腰里拿出条丝带给他：‘赠此以报汝孝’，俗话说，阎王好见，小鬼难缠，席方平竟然感动得小鬼把丝带送他疗伤。席方平丝带系身上，病痛消失，身体特别健康。阎王用尽酷刑对付席方平，席方平始终不屈服。阎王又软化他，利诱他，答应让他重新托生为人，在生死簿上注明，你下一辈子有千金之产，百岁之寿。席方平变成了呱呱而啼的婴儿，愤不吃乳又返回阴间，继续告状，终于告到二郎神跟前。二郎神判决冤狱，把阴司的贪官一网打尽，还写了个很长的判词，就像法院判决书，痛骂各级官吏飞扬跋扈，贪赃枉法，人面兽心，不嫌鬼瘦。臭骂金钱导致吏治腐败，“金光盖地，因使阎摩殿上，尽是阴霾；铜臭熏天，遂教枉死城中，全无日月”。金光盖地和铜臭薰天是一个意思，就是金钱决定一切，金钱操纵封建社会大大小小的官吏。阎摩殿实际是金銮殿，枉死城实际是天子脚下的皇城。“金光盖地，因使阎摩殿上，尽是阴霾；铜臭熏天，遂教枉死城中，全无日月”是对金钱导致封建官场腐败的本质性概括。